

总有一种脚步，让人肃然起敬

■孙伟帅

时间指针，再一次指向“春运”刻度。

从汽车站到火车站，从机场到码头，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到处都是匆匆的脚步。

此刻，这些匆匆的脚步汇聚成了一条河，流向同一个方向——回家。

2018年春运，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.8亿人次。庞大数字的背后，是千万亿个游子急切的归心。一年来的欢乐与泪水、得到与失去，都装在行囊里，刻在脸上。此刻，没有什么语言比“回家”更能牵动人心。

在这千千万万的匆匆脚步中，有这样一种脚步，离开家门“逆流而行”——

火车驶进站台，返回家的人们相拥而笑。此刻，有一个身影踏上列车，转身向车窗外送行的妻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他，即将走向某试验场的岗位。

人潮涌动的机场里，大屏幕上不断更新着进出港信息。此刻，有一个身影挥别前来送行的父母，强忍泪水走进安

检通道。他，即将飞往祖国的西部边疆。

来往的客船，载回了一批又一批归乡游子。此刻，有一个身影默默走进空荡荡的船舱，眼看着岸上热闹的景象离自己越来越远。他，即将赶往节日战备一线……

在凛冽寒风中，总有一种坚守，让人备感温暖；在万千脚步中，总有一种脚步，让人肃然起敬！

2017年春节前夕，一组照片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——

人来人往的北京西客站广场上，年轻的武警战士武孟杰站在哨位上红了眼眶。两米之外，武孟杰的父母抱着4岁

的弟弟伫立在寒风中望着他。弟弟朝正在站岗执勤的哥哥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，母亲看着一动不动的大儿子流下了眼泪……

“妈妈，原谅我不能为您擦去眼角的泪水。”武孟杰心中将这句话说了一百遍，最后向爸妈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
那一刻，一家人以这样的方式，在北京西客站广场上短暂相聚。

我们在这样的故事感动着。我们知道，在2018年的春节，这样的故事还会继续在各地上演。

今天，无论互联网如何快速地拉近

相隔一方的一家人，但都没办法替代人们内心深处回家的渴望，都抵不过一个来自家人的温暖拥抱。

春节来临之际，无数军人鼓足勇气拿起电话，却又迅速放下。在反反复复的犹豫中，他们终于还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说一句：“对不起，今年过年，我不能回家了。”

有的人是第一次说，有的人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无法兑现春节回家的承诺。放下电话，一咬牙，将眼眶中的泪水仰头倒回去。一转身，神一刹那刚刚抓皱的衣角，坚定地走回自己的岗位。

万家团聚的灯火，映红城市的上空，也照进每一名不能回家军人的心底。那温暖的颜色，在他们心间荡开，化成最浓的思念，化成坚定的步伐——

零下30℃，科尔沁草原深处某试验场，一队官兵行走在皑皑白雪上。远处的夜空，绽开朵朵耀眼的烟花，他们的目光却始终机警地扫视着四周。

中哈边境巴尔克鲁山下“老风口”，新疆军区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们紧紧攥着一根背包绳，艰难地行走在山脊上。朔风如刀割般打在每名官兵的脸上，也把他们手中的五星红旗吹得猎猎作响。

每年春运，在川流不息的返乡大军中，总有一个个逆行的身影。他们向着军营的方向前进，却离家越来越远。旅人的地图上标记着家的方位，军人的地图上坐着共和国座座营盘。有一种“回家”的方向，叫军营；有一种“团圆”的味道，叫守望。

春节前夕，记者跟踪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三级军士长赵玉伟和第75集团军某工化旅作战支援营教导员王云龙的独特“回家”之路，感受他们的别样“团圆”。



春节前夕，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把侦察分队拉进雪野林海训练。队伍中，有的官兵刚刚探亲归队，放下休假行囊，带着家里的温暖，就直奔寒冷的训练场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即将到来的春节，年味注定将伴随着战味。

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

特别关注

聚焦军人“团圆”

有一种『团圆』的味道，叫守望

■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雷 刘鹏

别人都往家回，他却逆行向北疆

还有几天，就是除夕，乡村的年味儿浓得似乎要溢出来了。

走出家门，父母望着赵玉伟，一脸不舍。

盼团圆，难别离。对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三级军士长赵玉伟而言，这个春节注定又无法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了。

作为空降兵一级跳伞员，赵玉伟确实太忙：就在这次休假前，他还在为特战旅官兵传授伞降技术。作为旅教导队副队长兼教员，赵玉伟仅去年就组织官兵武装、吊放、翼伞3种形式跳伞4000余人次，以零失误完美收官。

“有赵班长在，心里就踏实！”基层官兵这样说，旅领导也这样说。这次要不是旅领导硬把他撵回家，赵玉伟可能还顾不上春节前回家歇一眼。

一年辛苦和流汗，就为三十这顿饭。“就不能再呆几天，过了除夕再走？”几次欲言又止，母亲还是把话说了出口。

“今年开春早，不回去不行呀！”赵玉伟心里清楚，“一旦天气转暖，伞降需要的各项数据就会出现偏差，就只能等来年下雪了。”

原来，旅里由他担纲攻关的冬季伞降课题，已进入验收“倒计时”。虽然年味越来越浓，但他的“时间坐标”早就调到“归队模式”，心已飞到了军营那片冰封雪裹的训练场上。

天还没放亮，赵玉伟蹑手蹑脚起了床。他家离县城有40分钟的路程，他要起早坐5点从家门口路过的大客车。前一天，他用手机软件好不容易才抢到一张从阜阳到哈尔滨西的站票。

时间快到了！狼吞虎咽吃完一碗妻子煮的饺子后，赵玉伟提着行李，一家五口人在大门口候车。

告别妻女奔北疆，军营也是家

父母的身影在车窗里越来越小，赵玉伟心里酸酸的。一扭头，看着执意送他到火车站的妻子女儿，他心里更不是滋味。

掰着指头盼团圆，数着指头算别离。他不知道，自己下一次假期还要让女儿等多久。

这次回家前，女儿天天守在门口，望着每一辆从县城驶来的大客车。见到女儿的那一刻，赵玉伟又惊喜，他紧跑几步一把把女儿抱在怀里，狼吞地亲着。

每次回家，女儿的个头都蹿出一截。每次探亲，都是在女儿刚刚重新熟悉她时离去。眼瞅着女儿过了跟爸爸撒娇的年纪，赵玉伟的心情很复杂：他既希望女儿快些成长，也希望她慢慢成长。“陪伴是最好的父爱。”他怕还没好好陪陪女儿，她就长大了！

女儿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他的拿手菜——西红柿炒鸡蛋。女儿刚能吃饭时，赵玉伟天天变着花样做菜，女儿唯独对这道菜情有独钟。那以后，只要赵玉伟独对家，西红柿炒鸡蛋就成了女儿的“私房菜”。

女儿最想让爸爸穿着军装接她上下学，带她去北京天安门看升旗，去动物园看小动物……可如今，女儿一晃都9岁了，这些“目标”一个都没兑现。

有一次，去北京的车票都买好了。听说部队组织伞降队训练，赵玉伟不放心，把娘俩的票退了，自己改签回了部队。“爸爸总骗人！”因为这事儿，女儿好长时间都不跟他打电话。

一次休假归队，妻子女儿送他到车站，女儿咬着嘴唇说：“爸爸要回家了对不对？你回你的家，我和妈妈回我们的家！”女儿一直觉得，部队才是爸爸的

家。赵玉伟不得不承认，如今在老家，他更像一个短暂停留的异乡人。

妻子有时候真怨赵玉伟。2006年俩人结婚后，买菜、做饭、产检、带孩子、照顾双方父母等大事小情，都是妻子一个人扛下来的。可去年8月份，她终于扛不住了。

年迈的公公婆婆相继住院，家里还有女儿上下学……这些事交织在一起，把妻子推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赵玉伟打来电话，不接；再打来，挂掉；又打来，她像一头咆哮的狮子。

而在遥远的北方——解放军第321医院，赵玉伟也在住院。因为长期组织伞降训练，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。上个月，他咬牙坚持组训，直至全旅伞降队训练结束，他却累倒在了训练场。

得知“真相”，妻子原谅了赵玉伟，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：“放心吧，你护着国，我守着家。”

守护万里山河，军人过年责任重

“爸爸——爸爸——”列车缓缓向前，赵玉伟透过车窗看到，车子在前面跑，女儿流着泪在后面追，踉踉跄跄摔了跟头，爬起来再接着追……

列车疾驰向前，一排排光秃秃的松树如潮水般向后，女儿在视线里消失了。赵玉伟的眼眶里满是泪。

列车上，赵玉伟一眼认出，对面同样买站票的兄弟肯定也是当兵的。果然，话一开口分外亲。这名战士告诉他，自己是一名上士，去年刚刚结婚，也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，本以为这次能陪陪家人，没想到单位临时有任务，作为班长骨干，他不得不在除夕前赶回部队。

“好在家人都理解！”这名战士说完，给赵玉伟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微信：“喏，老家的朋友同学，天天在朋友圈晒幸福、晒吃喝。咱哥俩只能晒一晒春运的滋味啦！”

听了这话，爱好文学的赵玉伟感触很深：守护山河万里，军人过年责任重。他知道，在这趟或其他无数的列车上，还有更多和他一样逆行的战友，他们在除夕将至时，同样告别父母妻儿，义无反顾踏上返营的列车。

终于熬到了第二天下午。16:52，赵玉伟坐上了开往驻地的K939次列车。离部队近了，更近了……21:31分，在车轮与钢轨清脆的碰撞声中，列车稳稳地停在了驻地车站。

“万家灯火时，我为你守望。”踩着嘎吱嘎吱的积雪向营门走去，看着战友们警惕地站在哨位上，赵玉伟明白：军营只有时刻充满战味，老百姓的年味才会不变味儿……

踏出家门的那一刻，他满怀愧疚落下热泪

从云南蒙自的家，到玉溪的部队驻地，全长240多公里。

这段距离，是第75集团军某工化旅作战支援营教导员王云龙归队的路。

2月5日，在离春节还有10天的日子，王云龙带着家人的温暖，踏上返回部队的归途。踏出家门的那一刻，王云龙告诉自己，不能回头。他怕一回头，不能直视亲人的目光；他怕一回头，泪水会忍不住滑落……

2017年11月6日，他当上了爸爸。在爱人生孩子和坐月子这段最难熬最需要他的日子里，他只能在电话里一遍遍地说“对不起”。

孩子出生2个多月后，他终于能够休假回家，抱着母子俩笑得像个小孩子。然而，回家仅仅15天，他又要赶回部队。

即便如此，妻子邓雯从没有责怪过他一个字。出门前，正在给大哭的宝宝喂奶的邓雯，体贴地为他披了一件大衣。轻轻吻了吻孩子红扑扑的小脸蛋，满怀爱意和妻子吻别，王云龙狠着心走出了家门。

对妻子，王云龙感到亏欠太多。邓雯是独生女，从小生活条件优越。和他结婚后，妻子慢慢从“娇娇女”变成了“女汉子”，别人家只有男人才干的话，她像男人一样干着。

2016年8月，在老家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邓雯，被借调到云南省检察院工作。原以为可以结束辛苦的两地分居生活，可以和在军机关工作的丈夫团聚，可她刚换工作的第三天，王云龙就出差离开了云南，这一去就是大半年。

邓雯觉得一个人在省城里无依无靠，还不如在老家有那么多亲朋好友，还能照看老人。最终，她提着行李又回了老家，独自撑起了一个家。

或许哭多了，人就会变得坚强。分离，团聚，分离。在邓雯看来，这早已是生活的常态。这次王云龙要归队，邓雯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算是全家人提前过了一个喜庆的春节。

人潮汹涌的火车站，他是逆向“回家”的那一个

带着无尽的思绪，王云龙一步三回头走向蒙自火车站。

火车站里，人潮汹涌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。站在返乡的人群里，王云龙明白，自己的目的地，是他在部队的“家”。

在那里，他流下太多的青春汗水。

这些年，王云龙在机关工作，立下2个三等功，常常忙得“在办公室吃泡面、睡觉”。后来在基层当教导员，他带着全营官兵圆满完成改革移防、野外驻训、保障演习等任务，一门心思投入到部队建设中，被旅里评为“优秀基层干部”。

去年底，爆破连上士沙玛士格父亲出车祸去世。他第一时间给沙玛士格申请补助金，把他送上了火车，告诉他，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，部队就是你的家。

哭红了双眼的沙玛士格，一下子扑进他怀里，哽咽着喊他“哥”。在战士们心里，部队就是一个温暖的家，王云龙就是这个家的老大哥。

由于名额限制，只有少数官兵能在过年的时候回家。考虑到王云龙的家属生孩子不久，营长汤铭平死活要把过年回家的名额留给王云龙。让来让去，俩人商量决定，王云龙春节前夕15天假，返回部队让营长回家。

“营长老家是江西的，在外省。前些年，他一直都还没回家过年，过年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次不容易。”王云龙说。

家，一个多么温馨的字眼，他不由得又想起了在家的日子。

“刚开始带孩子，没啥经验。一开始手忙脚乱，现在勉强可以应付了。”回想起在家的这15天，王云龙咧着嘴笑了。

他第一次给宝宝换尿布，小家伙一边哭一边撒着尿。本来只要两三分钟就完成的事，他硬是用了15分钟，弄废4块尿布，直到第5块才成功。

关于春节，他更多的记忆都留在了值班室里

刚到机关工作那些年，王云龙曾连续3年没休过假。

关于春节，他更多的记忆都留在了值班室里。

“因为年轻同志，哪好意思休假！”尽管离家只有2个多小时车程，可王云龙却很少能够回家。在保卫部门工作，必须24小时待命，接到电话20分钟内赶到值班室。

王云龙至今仍清楚记得，一张床，一台电视机，一部电话，就是值班室的全部“家当”。大年三十的夜晚，推开窗户，眼前便是远处天空绽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，耳畔传来的是隐隐约约的鞭炮声。

不能回家，王云龙坚持一周至少给家里打两次电话。一次，由于工作特别忙，王云龙两周多没有给家里打电话。后来才知道，正好那段时间，母亲胆囊穿孔住院。老两口为了不让儿

闻南大山深处，某高山观察哨，几名战士正行走在漆黑之中。位于制高点的哨位，可以将城市的繁华一览无遗，而他们的眸子，却越过繁华，凝视着不远处的大海与天空……

凝视一排排挺拔的背影，凝视一张张刚毅的面庞，或许，你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但越过他们的肩头，你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和万家团圆。

看，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欣慰，正是中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。

在海拔5374米的甘巴拉雷达站，我遇到过一名山东籍的年轻战士。他的老家与他的岗位横跨中国版图。每次休息时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家的方向眺望。

手握钢枪的他告诉我：“其实，家不远，就在我的身后。”

锐视角



■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杨成

有一种『回家』的方向，叫军营

子工作分心，一直故意瞒着，直到手术做完出院后才告诉他。

“母亲当时住的医院，离我工作的地方只有500米。”王云龙抹了把眼泪，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。

王云龙的父母都是农民，只知道农民家庭培养出一名军官，是很了不起的事。一年亲戚朋友聚餐，有人开玩笑地跟他父母说：“你养个儿子当军官有什么用？几年都不回一次家，照顾不了老人，白养了。”虽然是玩笑话，可字字都扎进了王云龙的心里，“钻心的疼”。

列车马上就要到站了。王云龙想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手指却自然而然地留在了小家伙的照片上，屏幕上的小家伙鼻子冻得通红。

下了车，出了站，王云龙立马拨通了邓雯的视频电话，给家人报平安。镜头里，小家伙还在妈妈怀里熟睡着，突然小嘴微微一笑，就像在梦里，梦见了爸爸。

一抬头，远处熟悉的营区跃入眼帘。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声、训练喊杀声，正指引着他回“家”的方向。

顷刻间，王云龙的脚步轻快起来。